

荒地

克·魯吉姬著

雪飛譯



荒地

〔印尼〕克·魯吉婭著

雪 飞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S. Rukiah
Tandus

本书根据 Balai Pustaka, Djakarta 1952 年版本译出

荒 地

原著者 [印尼] 克·鲁吉娅
翻译者 雪 飞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3 13/16 字数: 73,000

1962 年 10 月第 1 版

196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78·2070

定价: (九) 0.42 元

內 容 提 要

克尔达巴蒂·鲁吉娅是印度尼西亚当代女作家，印度尼西亚进步文学流派“1945年派”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荒地》是她的代表作，曾荣获印度尼西亚全国文化协进会的奖金。

《荒地》一书共包括了六篇短篇小说：《厄沙他媽》、《一位战士的妻子》、《两者之間》、《深山来鴻》、《归家后的故事》、《夜間的故事》。

这六篇小说共同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作者用細膩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先进妇女的形象，描繪了她們如何逐渐觉悟，乃至投身革命的过程。通过这部短篇小说集，有助于我們进一步了解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他們的斗争。

章西厓 装帧

统一书号：10078·2070
定价：0.42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次

厄沙他媽	1
一位战士的妻子	9
两者之間	29
深山来鴻	55
归家后的故事	77
夜間的故事	91
 关于魯吉姪和《荒地》	 111

厄沙他媽

她住在离坦絨腊沙村大約四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她的大儿子名叫厄沙，所以大伙就都叫她厄沙他媽；叫她的老伴厄沙他爹。厄沙他爹早已去世。就在他去世的那年，村里謠言紛紜，說是爆发了战争。可是厄沙他媽什么也不懂，只晓得当时的米价天天涨，一直涨到一斗米要卖六盾錢。

厄沙比他爹死得还要早，他是在兵荒馬乱的那些日子里死去的。据村长——他也归天了——說，厄沙死的那年許多共产党开进了爪哇島。可是厄沙他媽对这件事并未加以追究，因为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爪哇島，什么叫共产党。

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閨女，名字叫露姆莎。她在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不久以后就死了。厄沙他媽之所以能知道那时是日本占領时期，还是因为鈔票換了样，顏色也不同了。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懂。

露姆莎在世时已經結了婚。但是新婚才几个月，突然有一天，她的丈夫被邻組組长①叫了去，随即被押到城里去了。据說是要送到外島去服劳役。他无法规避这个厄运，只好含泪告別了亲人和家园。厄沙他媽心想：他可能是被当作一名契約劳工②送到日里去的。因为厄沙的舅父当年去外島时就

說是作为契約勞工而去的。

露姆莎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亲人归来，但同时总感到丈夫的归期非常渺茫。到底什么时候他才能回来呢？

地里的庄稼已經收割过两次，可是她翘首鵲望的人儿却音訊全无。她由于日夜思念丈夫，終於病倒了。而且病勢凶險：发高烧，說胡話，时常高喊“劳役”、“日本”、“日里”等等。

厄沙他媽請了村里的許多巫师来为她閨女念咒驅邪。但是看来，纏繞露姆莎的病魔，似乎比巫师們口中所念的咒文更有法力。平生最怕医生的厄沙他媽，这回也只得把閨女帶到雅堤沙里門診所去看医生了。厄沙他媽非常担心大夫会給她閨女动手术，可是大夫却并沒动用那些可怕的刀子、剪子等医疗器械。經過检查之后，門特里大夫只說露姆莎是发瘧子，只要吃点奎宁丸就能霍然而愈。这才使厄沙他媽松了一口气。

可是門診所里买不到奎宁丸，于是大夫叫厄沙他媽每天煮三杯桂叶湯給病人喝，以代替奎宁。厄沙他媽照办了，并且自己每天也跟閨女喝三杯。据她說，这样可以使病人更快地恢复健康。

十天之后，桂叶湯似乎真的见了效。露姆莎再也不发高烧、也不說胡話了；可是她那枯瘦孱弱的身子却冷冰冰的，不再动弹了。她死了。但是她所日夜思念的丈夫直到她死也沒能回到她的身边，让她最后再看上一眼。露姆莎甚至在吐出

① 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时，为了便于統治人民，将农村居民組成小組，称为邻組。每組有一小組长，类似我国解放前农村伪甲长。

② 所謂“契約勞工”，不同于包身工，契約滿后，可以回家。

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始终以为自己的丈夫是到日里去做契约劳工的。幸亏厄沙他媽还存有一块布，可以用来包包尸体。虽然那块布并不怎么好看，但总算是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矩埋葬了女儿。

其实，厄沙他媽还另存有一块比较好看的布，据她说，是准备留着自己用的。现在，厄沙他媽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她感到脑子迟钝，生活也太空虚。她只是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时，她将安详地离开人世。

后来，有很多人从城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这些消息，有的她懂得，有的她却莫名其妙。譬如什么日本投降啦，我们独立啦等等，她都弄不懂。

“总统”——希斯布拉①的首领——登达尔馬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了自己的元首。我们独立了。”

可是厄沙他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黑是白她还分不清。近来，她那已经衰老的脑子里塞满了这些问题。她不知道“总统”是什么玩意儿，而我们元首的长相又怎样。后来换了新币，她这才从那亮闪闪的蓝色的新币上看到了他的象。但是这跟她想象中的元首却一无共同之处。他头上没有戴王冠，却跟印度尼西亚的黎民百姓一样，戴一顶黑呢帽。“啊！原来是一个伊斯兰国王。”厄沙他媽一边这样自言自语，一边很自豪地用手轻轻抚摸那纸币上的人象。

厄沙他媽虽然手头只有三张新币，但觉得日子过得很舒

① 希斯布拉(Hisbullah):1945年印度尼西亚刚独立时馬斯友美党领导的武装部队。

坦,也沒有什麼瑣事縈身。能過這樣的日子她已心滿意足。

但是好景不長。有一天,她聽到了空中飛機的隆隆聲和從飛機上扔下來的炸彈的爆炸聲。隨即大哭小叫,一片喧鬧。在厄沙他媽聽來,這回的騷亂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來得厲害。她那顆受驚的心再也安定不下來了。

幾天之後,厄沙他媽聽到許多人說,他們的國家已經改為聯邦了。這下子厄沙他媽卻給弄糊塗了,因為村里通用的鈔票仍舊是印有頭戴黑呢帽的元首象的那種。

厄沙他媽真想不通,為什麼現在的人總是喜新厭舊?而對她來說,這些新東西卻是那麼費解,簡直把她搞得頭昏腦漲。她已經老了,腦子也不中用了。但是這回關於聯邦的事情卻深深地吸引着她。幾個月以前,她就從別人口中聽到過西里橫儀^①這個名字。

“說不定這個西里橫儀就是聯邦共和國的國王。”她默默地想着。“那麼,鈔票准要換新的啦,將來印在新票子上的國王的象,不消說,一定頭戴古代王冠,就象古裝戲里的角色那樣。唉!為什麼這下子又退回到老古時代去了呢?”

厄沙他媽是個上了年歲的人,她對世事素來不聞不問。但是有時却也從鄰居那兒聽到一些新聞,一些新名詞,譬如什麼綁票啦,巴巽丹人民黨^②啦,土匪啦……等等。她感到詫異,為什麼世道會突然這樣騷亂?什麼時候才會重新太平下來呢?

① 西里橫儀 (Siliwangi): 印度尼西亞軍隊的一個師,於1946年5月20日成立。在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中,該師鎮壓了人民與共產黨人。

② 巴巽丹人民黨 (Partai “Rakjat” Pasundan, 簡寫為 P.R.P.): 印度尼西亞獨立後,在荷蘭帝國主義支持下成立的反動政黨。

此起彼伏的枪声和爆炸声使厄沙他媽总是忐忑不安。

但是每当厄沙他媽碰到这种动乱而胆战心惊的时候，她总是这样来聊以自慰：“唉！我干嗎要害怕呢？我又沒有害过人，又沒有作过孽。我总是做好事，帮助苦人。”

但是看来今天的世界太肮脏了！它已經善恶不分，好坏不辨了。

虽然她清清白白，沒有做过亏心事，沒有造过孽，但还是逃不出这个肮脏的、不合理的世界的魔爪。

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有一天清晨，万物还沐浴在晨曦里，突然，村子里开来了三辆綠色的敞篷卡車。在厄沙他媽看来，車上坐的全是荷兰兵。其实，那里边也有两三个人的肤色同厄沙他媽一个样，也是黃种人。其中有两辆卡車在离厄沙他媽的房子較远的地方就停下来了；而另一辆却刚好停在她家門前。每輛車上大約坐了八个人。每个人身上都帶有手槍和一些厄沙他媽沒见过的东西。

当时厄沙他媽刚好在她的果园子里。她的邻居們都已吓得連滾帶爬地往季拉馬亞那边逃去了。就在这一刹那間，突然“啪！啪！啪！”响起了一排枪声，倒挺象已故村长为他的孩子举行割礼时的鞭炮声。起初厄沙他媽呆若木鸡地站在芭蕉丛里，后来她終於清醒了过来。为了別碰上那满天乱飞的子弹，她就钻到一簇茂密的芭蕉丛里。这时厄沙他媽依旧深信自己是沒有罪过的。不論是对人还是对真主，她都是善良的，清白的。教露姆莎《古兰經》的那位老师說过“无罪的人是不会受惩罚的”。这话，她还记忆犹新。

厄沙他媽从那簇又阴又密的芭蕉丛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

到荷兰兵的所作所为，而他們却看不到她。但是由于她心乱如麻，惊魂未定，因此什么也没看进去。她那时的心情就象当年厄沙他爹去世时那样纷乱。

那些荷兰兵东奔西窜，从車上跑进一幢幢房子里，又从房子里回到車上，忙得不可开交。

“他們会不会闖进我家里去？”厄沙他媽低声自問了一句。现在她才开始側耳倾听她屋里的动静。她听到一陣沉重的撞門声，紧接着就是一陣摔碗砸鍋的声音。这时她知道荷兰兵已經闖进了她的家里。

当她想起藏在后房床脚下的那一小笔錢和其他一些东西时，不禁直冒冷汗。她只有祈祷，但愿真主保佑她别让荷兰兵发现那些东西。虽然厄沙他媽的家私少得可怜，但是对她來說，那一点点东西就是她的全部财产。一块布是准备将来自己死了之后用来包尸体的；一个价值七角五分的鍍金別針是厄沙他爹在还没跟她成亲之前送給她的紀念品；另外大約还有二十五盾的現金以及她的一张結婚証书。

她本想冲进屋子里去搶救那些东西。但是她全身都已麻木，脚不听她的使喚了。她那一双凸出的眼睛睜得銅鈴似的，然而什么也没看进去。一切都象在梦中一般。忽然，一种火烧时特有的爆裂声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这时她已經完全明白了。她的耳朵告訴了她：房子已被付之一炬。她急得渾身无力，只有她那半开半閉的嘴还能吐出几声低微而短促的声音：“火！火！”

“为什么要烧掉我的房子？真主啊！我到底作了什么孽？”她又是憤怒又是不解地問道。

“不，不，”她紧接着又说，“我向来乐意帮助苦人，我没有造孽！就在昨儿晚上我还帮助了一群疲劳的过路人。起初我看到他们身上都带着枪，心里有点害怕。但是我又想他们走得太累了，并且看来他们都是些好人，又止不住同情起他们来。于是我将他们当中的五个人留在自己家里，并且煮了点东西给他们吃。其他的十个人，我把他们安置在邻居家里。他们当中有一个可能是最好的，因为其他的人都亲切地称他大伯。今天天一亮他们就走了。临走时，那个人还送了我十盾钱。这钱现在还在这儿，一分也没有用掉。我作了什么孽呀？”

她反复地责问真主和自己。但是，除了那闪闪跳跃着的火舌，同世间的残暴勾结一起，来嘲笑人类的愚蠢之外，她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厄沙他妈屋子的大梁已经被火烧着了，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眼看就要塌下来。藏在芭蕉丛里的那一双失了神的眼睛直楞楞地痴望着前方，目睹着她的房子最后毁灭。她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倘若这时有人问她是不是在做梦，那么她连这也回答不上哩。

蓦地里，一排枪声把她从如痴如梦的状态中惊醒了过来。她茫无目的地站起来，眼里射出了两道惊讶、恐惧的光芒。但是就在她刚刚挺起身体的一刹那，一颗无情的子弹穿过了她的胸膛。她重新又倒了下去。可是她还来得及以惊奇的口吻吐出了她最后的一句话：“真主啊！我作了什么孽？”

就在厄沙他妈倒下去的同时，那座她住了好几十年的房子也轰然一声塌下来了。没有人为她哀悼；也没有人为她掉泪；只有那残暴的、荼毒生灵的烈火发出趾高气扬的爆裂声来

向她作最后的告别。

如今的世界已经不再理会真主了；但是厄沙他媽却至死念念不忘真主，还責問真主，向真主要求公道。

一位战士的妻子

她长得并不怎么漂亮，皮肤黝黑，只有在她微笑的时候，她那张微微启开的、玫瑰红的小嘴才十分诱人。除此而外，在她身上找不出什么显眼的地方；她是个很平凡的女子。

据她自己说，从她出生的那一天起，她的名字就叫茜蒂，虽然村里的一位巫师曾劝她的父母给她另取个名字，说是茜蒂这个名字不吉利，会给这闺女带来不幸。

但是她的父母并没有那样做。花了点钱把那个巫师打发走之后，茜蒂的妈妈嘀咕说：“多管闲事！人家叫什么名字同他有什么相干。他自己的名字也不见得就好，我看他的命也好不到哪儿去，未必就能当上官！”

茜蒂八岁那一年，被送到城里一所女子小学去读书。茜蒂的爸爸是个乡下人，家境可不象住在教堂附近的那位邻居，散苏丁哈夷●那样富裕。不过，茜蒂的爸爸过去曾经在现已搬到三马林达去的前任县长手下做过事，或多或少也受了一些进步潮流的影响。因此听到他妻子说，茜蒂是个女孩子，用不着进学校念书，只要每天清早上市场卖卖菜就行了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为了这件事，夫妻两人吵了一场。不过第二天，茜蒂还是到城里一所女子小学念书去了。不知这是茜蒂的命

好呢，还是她媽媽让爸爸給說服了。

茜蒂是个善良、温順的小姑娘；但是她又有一般人，特别是女孩子所少有的优点，那就是她很自信。她这种特有的性格不知是誰传给她的。她的温順可能是她母亲传给她的，因为她父亲是个火爆性子，同她母亲截然不同。四邻五舍都有点怕他，他經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同邻居反目。而茜蒂的媽媽則总是向邻居們陪不是，向他們解释說，茜蒂的爸爸就是性子躁，外表粗魯，但是心眼儿却很好。日子一长，邻居們也都觉得茜蒂的爸爸的确是一位性格虽然强項但心眼却善良老实的人。

茜蒂小学毕业后，她媽媽打算叫她到城里去卖菜，或者象阿姬那样在村子里卖茶水。但是茜蒂的爸爸知道了这件事以后，瞪着两只炯炯放光的黑眼睛，暴跳如雷地吼道：“什么？你要叫茜蒂象阿姬那样整天呆在十字路口卖茶水？唉！乡巴佬就是乡巴佬，不懂得城市的生活，更不懂得现代社会人們的生活。你怎么能叫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孩子去做买卖！你要知道，假如叫茜蒂去卖茶水，那就等于叫她去出卖她自己！你明白嗎？不行，我絕不答应！茜蒂是个好孩子，是个聰明伶俐的孩子。她的生活不能是卖卖茶水就算了，这太可惜了！”說着，他就将眼光移到茜蒂身上。他那气得通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爱怜的神情。接着他亲切地說：“蒂，明天跟爸爸赶集去好嗎？”沒等女儿和妻子回答，就轉身走开了。

每当茜蒂的爸爸发脾气时，茜蒂的媽媽总是把头低下来，不敢回嘴。她經常挨罵，挨罵已成了家常便飯，她也就习以为

● 哈夷(hadji)：凡曾到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都称为哈夷。

常了，她心里明白，她是无法来防御和反抗她丈夫的进攻的。更主要的是：她觉得丈夫說的話句句都对。茜蒂同样也是如此。打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是同情媽媽的；但她心里边却认为爸爸是对的。她記得在她年紀还很小的时候，曾問过媽媽，假如长辈或者一个有地位的人跟她讲话时，她的举止应该怎样才对？当时她的媽媽告訴她說：“我們应当又是害怕又是害羞，要把头低下来，眼睛看着地板，不能抬起头来看人家。”

当时，茜蒂的爸爸恰好从房里出来，听到了母女俩在房里里談的这番話。于是他皺起眉头，說：“那就錯了！你媽不懂。她不象我那样曾經同县长一起在城里边呆过。你應該这样：不管是什么人，当他同你談話时，你的眼睛應該看着他，看着他的嘴巴在同你說些什么。为什么要低下头去看地板呢？”

茜蒂笑咪咪地听着爸爸和媽媽爭論，把他們的話牢牢地記在心上。两天之后，老师在修养課上談到禮貌时，她发现爸爸的話同老师說的不謀而合，因此爸爸是对的；而媽媽却要她害怕地低下头去看地板，那显然是錯了。

这回当她的爸爸和媽媽又为了卖茶水和卖菜的事爭起来的时候，她同样断定爸爸的話是对的。第二天茜蒂就跟着她爸爸一道赶集去了。都已經上路了，她才开口問她爸爸，叫她跟着赶集去做什么。

“別問，耽一会儿你自然就会知道。”她爸爸斬釘截鐵地答道。

走了一段路后，茜蒂的爸爸才用亲切的口吻对她說：“昨天我上南菜园卖菜，賺了些錢。你在学校里不是已經学会了縫衣服嗎？现在，你可以拿这些錢去买一些便宜的粗布，带回